

蒹草

□朱凌云

宁波西乡片有种蒹草的传统。每到这个时节，蒹草已经长到了半人多高，一望无际的蒹草在田间起伏，如绿浪翻滚，蔚为壮观。

再过一个多月，就到了蒹草收割的季节。待收割下蒹草，勤劳的农户又会栽上秧苗。蒹草—水稻轮作已经在这片土地上演绎了千年，春天是绿油油的蒹草，秋天是金灿灿的稻田，一季碧绿，一季金黄。

像我这样在乡间长大的孩子大多会编织一种蒹草小笼子，编成后最高不过10公分，最宽处不过4公分。先抽6根差不多长度的蒹草在底部扎一个结，然后按顺时针方向第一根横压过第二根，第二根横压过第三根……一层层螺旋而上，随着蒹草横压时留的长度先长后短，最终形成一个两头小、中间大的纺锤形的成品。编好笼子，静待傍晚，等到路旁的草丛间开始星星点点地透出亮光，我们一群孩子便呼啦啦地开始行动，争先恐后朝草丛跑去，离草丛一米来远时立马猫下腰小心翼翼地靠近。等萤火虫受到惊吓呼地一下飞走，一群孩子便追着一群萤火虫跑一阵，等它们寻着地方落下，孩子们立刻把手指放在唇边打着嘘声，猫下腰变得再度小心翼翼。

那个时候大人们在干什么呢？他们结束了一天的劳作，常常在巷子口三三两两地乘着凉，扯着不咸不淡的家长里短。年长的妇人手中摇着蒲扇，有频率地一摇一摆，像稳稳地压着什么，有所依托，有所藉慰。看我们这群孩子满头大汗浑身脏兮兮地提着蒹草笼子跑过来，笼子里面还闪动着挣扎的萤火虫，一边斥责，一边吓唬萤火虫会钻进耳朵，一边又赶紧用蒲扇给我们扇两下。印象中，那时候的夏天傍晚总是凉快的，四面八方而来的风、闪动的萤火虫、远处此起彼伏的蛙叫声，总能把人们一天的暑意消退干净。

我喜欢蒹草制品，黄古林草席是夏季必备，躺在上面凉而不寒，淡淡的草香让我觉得自己与宁波西乡这片承载千年、孕育万物的土地，建立了某种亲密而又神秘的连接，种种美好记忆纷至沓来，有些属于我，有些甚至原本不属于我。

这么多的蒹草都销往哪里呢？我跟一个农户聊天时问起，他告诉我现在的蒹草大多销往日本。在他摊了下手做了一个无奈的手势后，我接着了解到，国人更青睐藤制品，蒹草在国内销量并不理想。之前装修房子的时候，我很想把书房的窗帘挂成可卷上卷下的蒹草帘，但是问了几家装修公司都不知道如何操作，只得作罢。我只能悻悻地想，大概如我一样喜欢老物件的人不多了吧。

前几日，在一家偏僻的乡间博物馆里忽地看到蒹草做成的壁画，虽然问了一圈也不知道如何购买，网上购物平台也找了好久，终是没有收获，但是依然满心欢喜。原来那些被以为损耗掉的日复一日的过往，并没有逝去，它只是被埋于冬雪之下，等到来年就会以崭新的形式破土重生。

人，只能站在屋檐下，看雨。雨，来得急，停得也快。一段时间之后，雨停云溃。

云，可真是溃败。本是厚重的云层，迅速裂开，裂出一道道缝隙，露出一隙隙蓝天。阳光从云隙间照射而下，染黄了云隙的边缘，于是边缘处散溢出金灿灿的光线，天空中霞光万道，绚烂极了，也惊艳极了。云缝缓缓拉开，把天上的云，拉成一块块、一团团，翻滚着向四下散去，那种溃散的气势，也惊人。

最后，天空是大片的蓝，只有少数几块云，在空中飘逸着，像一艘艘游弋云间的船，并且随着风速的变化，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形状。那一块块的云，仿佛是散兵游勇，意志涣散，有气无力，漫无目的地走着自己的逃亡之路……

云，也是会偷袭的。在夜里，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。

昨晚，还天晴如洗，一夜好睡，早晨醒来，走进庭院，才蓦然发现天上挤满了云，而且还是乌云沉沉，遮蔽了整个天空。云，是铅灰色的，积得很厚，压得很低，仿佛随时都会沉落下来。空气湿度很大，雨意垂垂，感觉一场暴雨随时都会哗然而落。你焦急地等待着，可那雨却只是一味地垂着，就是落不下来。而且，随着气温的升高，大地上愈加闷热起来了。

湿湿的空气凝滞了，一丝儿风也没有，只有沉闷，只有湿热——凝滞的云，凝滞的热，凝滞的精神状态。

变幻莫测，我觉得最“莫测”

的，亦莫过于夏日的云。

那一日，我正站在四楼上眺望。天空本是一晴如洗，一颗火辣辣的太阳高悬着。忽然间，一团云就掠过楼顶，进入我眺望的视野之中。

只是一大团，别无其他。最初，是黑白相混的一团云，我凝视着，在缓缓地飘逸中，那团云慢慢稀释，渐变为一团白云。那团白云继续飘动，变薄变淡，最后，被撕裂，撕裂成数块、数片，而且随风移动，呈现出不同的形状，如动物，如花草，如岭埠……

我一直目送着，它们离我渐远、渐淡，最终，消融于晴空之中。只给我留下一份迷幻，一份对于云幻的美好的记忆。

夏夜看云，夏夜的云别有一份幽幻之美。

天空深蓝，清澈通透。深蓝的背景下，云的滚动亦有气势。通常是大团、大块的云，风一急，云便滚滚而下，黑云与蓝天交际呈现，蓝天愈蓝，黑云愈黑，映衬成了一种美。太过鲜明的色彩对比，还提供给人一种深玄的思考意味。若然，天空恰好有一颗大大的月亮，即会演绎“彩云追月”的生动景象，月在移，云在追，你追我赶，你凝视着，凝视着，天象莫测，大自然演绎出一种幽深玄远的美。

朗月的晚上，几块云静止于天空，也好看。云，在蓝天的巨大背景下，镶嵌住了一般，是女媧补天落漏的巨石吗？

“六月的天，孩儿的脸”，夏云多变多幻，美姿翩翩。

夏云翩翩

□钟读花

夏云，多变，蹁跹如舞。

最惊心动魄的，莫过于骤然间从西南方向滚滚而来的云。

远远望着，一团黑，如泼墨。彼时，还听不到雷声，只是漆黑一团，但能看得出云的滚涌、云的快速升腾。随着那一团云的升腾、前行，漆黑的云头也开始了自己的扩散，渐渐地，由浓黑一团，边缘呈现出略微的灰白，似宣纸上浓墨洒出的边缘，又像是给云团镶上了一层裙边，披散生风；伴随着的，是闷雷声，轰隆隆轰隆隆……声声逼近，声声催人。

云至头顶，便迅速扩散开，漆黑的一团，变作乌黑的漫漫一片，满头顶都被乌云遮蔽了。此时，雷声轰轰作响，此起彼伏，仿佛不在一处，而是处处，处处是雷声——有的轰隆隆阵，有的咔嚓作响，声震寰宇。闪电划起，咔嚓咔嚓，一道道撕裂着，执意要撕破那厚重的云。此时的云，由滚动、翻涌，渐渐安静下来，变为厚重的云层，浓浓地积于头顶。

跟着，雨点就落下来了。先是大颗的雨滴，稀疏而落，地面啪啪作响，一阵疏雨之后，暴雨倾盆而下……屋檐，密雨如瀑；半空，雨注如线；地面，流水漫溢。望远山，但见迷蒙一团，尽在雨雾之中。

第7296期 配图 李昊天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